



# 村有李子

阮仁伟/文

一夜春风，李花应时开放。白色的单瓣小花，短小纤细的淡黄花蕊，一朵，两朵，几朵地密集成一团，团团绽放枝头，掩映在村舍田园，和桃红柳绿相比，别有一番素净。

等到花儿逐渐谢去，绿叶渐茂，青青的果芽儿就冒出来了。它们随着适宜的气候和温差，饱满地生长着。五六月份，树上的李子成熟了。黄中泛红，红中透紫的果实，如一颗颗玲珑的玛瑙，吸引了我们的眼睛，激起了我们的味蕾。

三国时的曹丕，在《朝歌令吴质书》中有“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冰”的描写，想象在骄阳似火的六月，小小的李子被人从冰水中捞出，带有水痕的晶莹透亮，那一口寒凉中的清甜的味道，怎一个“爽”字了得。

“爽”字当头，消暑佳品的李子，它的成熟过程，就是我们每个小孩子的“馋嘴”史。村中的几棵李子树，从开花起，就让我们小孩子惦记着。从青涩的浅尝辄止，到熟透的大快朵颐，从小心翼翼地捡拾落果，到理直气壮地摇晃树干，李子带来的是我们乡村孩童不可缺少的一份美好记忆。

一直想不明白，小时候李子吃得多了点，大人就唠叨，说“桃涩涩，李潇潇”，让悠着点吃。桃子不能多吃，李子更不能多吃，吃多了，会肚子痛的。后来，翻阅医书，才知道李子果酸含量高，多食易生痰

湿，伤脾胃，损伤牙齿，脾胃虚弱的人及小孩不宜多吃。

李子和李花的药用价值由来已久。中医认为其味甘酸，性凉，入肝、肾、膀胱经，能够活血生津、解毒消肿、清肝去热。孙思邈有“肝病宜食之”的说法。李花，在古代，也被用来美容养颜。《本草纲目》记载，李花和于面粉中，可以“去粉滓黑黯”“令人面泽”。春和景明，村中爱美的小伙伴们，也做李花面膜。她们避开大人的目光，偷偷地摘下几朵开得正盛的李花，捣碎，汁水和于面粉，加上几滴大人不易察觉的蜂蜜调成的水，李花面膜就做成了。用土制面膜敷于晒得黝黑的脸、手，真的白净了许多。

乡村的李子，有一个“道旁苦李”的典故，也贡献了一个思维的模式。长在路边的李子，红彤彤，圆润可爱却没人采摘，经过的人，垂涎欲滴，却缺少了王戎的人来人往道路旁边的李子必苦的智慧。

村中李子干做得最好的，数村子东头开烟酒小店的三婆婆。经她手的李子不计其数。李子干被三婆婆码在柜台的一个大玻璃瓶里，和着糖汁的一个个小小的李子，没有了隔着一层玻璃的冷落冰霜，剔透的琥珀色殷勤地温暖着我们的眼，暗暗地流淌着灵秀。用李子干做的李子汤，味绵厚醇。有李子干的三婆婆的小店，热闹生动多了。靠着这间小店，三婆婆养大了几个儿女。如今，店里只剩下三婆婆老两口了，门庭冷落，旧式的木板店门也只开了几扇。光线阴暗的柜台上，玻璃瓶里的李子干还有，只不过买的人少了，年轻人爱网上购物，嘴也变刁了。

李子干，仿佛一块绸缎，柔软地覆盖了以前日子艰难中的幸福，从而变得平淡无奇。时光的流淌，渐渐读懂了三婆婆的那份“李子”情结，她想让我们尝尝李子干日渐远去的味道，如果有一天她走了，我们就再也品尝不到那种味道了。

朱红、紫红、墨红一直是我对李子的印象。直到有一天，在超市，一种名叫“青脆李”的果子颠覆了我对它们的认识。它们被超市员工堆在一个大大的果筐里，小小个儿，青翠圆润，间或几片碧绿狭长的果叶零散其中，湿漉漉地硬朗，就像是刚从树上采摘下来一般。看了一眼边上的招牌，上面写着：支援茂县。青绿的李子，没有成熟，怎么能吃呢？超市里的员工似乎懂得了我的疑惑，说放心吧，很甜的。出于好奇，买了几个。回家洗了洗，狐疑地咬了一口，“噤”的一声，里面青中略黄的果肉爆开，浆汁四溅，酥脆酸甜，离奇的是果核和果肉竟分开了！惊喜，这纯粹的口感。青脆李，送给我奇迹般的礼物。

青脆李，又名脱骨李，是四川茂县的农特产。窃以为，青脆李的那种青翠绿色，比之曹丕的“朱李”，在盛夏，色泽上更令人向往。碧绿的李子，放在白玉般的盘子里，翠玉盈盈，是何等的清雅和赏心悦目。

《尔雅》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梅李。”青脆李，让我关注了离小城约两千公里的四川阿坝州藏族羌族自治州属下的茂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貌以高山峡谷为主，山峰海拔四千米左右，气候干燥、多风，昼夜和地区温差大，降雨量少。李子在这样的地方生长，哪怕干冷、雨水不足，还是在每年的盛夏至初秋，把甜蜜可口的果实奉献出来。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开展，生活的小城和茂县结上了缘。小城的企业、学校、医院分别对茂县进行了各个方面的帮扶，让大山里的贫困户早日脱贫成为汉、羌人民的共同心愿。“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茂县雅珠村丰收的青脆李，顺着小城企业帮扶修建的那条“扶贫产业路”，走出了大山，来到了我们身边，让我们有幸尝到了他们那边的特色农产品，回味无穷。

春分至，李花开，想念青脆李了。

# 女人如花花似梦

蔡筱丽/文

女人是水做的，可是不同的女人是不同的水做的，我是纯净水还是混合水？

——题记

每个女人总有自己的灿烂季节，每个女人心中总有自己的那首美丽心曲。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这首心曲总会在偶然间想起。不知今生托明月，明月是否照我心？

女人的一生，或孤独，或热闹，或幸福，或痛苦，无论怎样的感受，都已经编织在皱纹里，渗透在手纹里。我一直都以为，自己作为女人，应该也算是幸福和快乐了。健康的体魄，快乐的心情，父母的宠爱，亲人的疼爱，还有一个帅气阳光的儿子，和一

份也算是稳定的工作，夫复何求？可曾几何时，女人的多愁善感依然会袭来，偶尔间也会望月神伤，也会莫名惆怅。当《女人花》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回顾梅艳芳的一生：孤独而执着，却不幸死于顽疾，一生都献给了挚爱的舞台。我不禁泪流心底，她把爱洒在舞台上，把青春献给了舞台，也把人的心曲诠释在这首绝唱“女人花”里。

每一个女人都如花，可多少女人的梦似花？虽说女人如花花似梦，在迷茫的生活里，我有时也会迷失自己。每天在快乐的背后，在深夜里，沉淀了一天的日常，我忽然间迷惑了，我内心真正的追求是什么？难道只是每日家常吗？难道只是工作和饭食吗？难道只是每日琐事吗？我忽然间，快乐流失了，在内心郁郁寡欢。傻白甜的生活里很简单，却也乏味，没有内涵的沉淀和积累。人生三大境界——我们似乎还是在第一境界——生存境界。可是人生，就是这样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人家说，中年人了，还有什么多愁善

感，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过下去吧，不需要矫情，也不需要无病呻吟。可是，我的世界里不允许我这样单一的生活和没有嚼劲的糖果，简单的快乐过后，就如烟花，稍纵即逝！我需要去折腾，去经历，去锤炼！就如一首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不一定期望成功，也不确定怎样才是真正的成功，虽然已是知天命的年龄，我也开始困惑人生。但无论怎样的困惑，我都能自己排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总会有人读懂我！我们也能追逐自己的诗和远方。虽然在疫情时代，我们的远方已经成为了心灵的远方，但是内心依然执着！

春天了，女人的季节到了。无论怎样的年龄，女人都会在春天里相约一场美丽的鲜花和梦想。女人如花，花似梦！

愿所有女人都能善待自己，捍卫如花似梦的称呼。笑靥如花里，我们在春天和大自然有个约会：“一江春水向东流，无言以对春日愁！无间西东随波逐，何苦人生不尽头？”

# 过尽千帆

李虹/文

春来了，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泥土里的小草抽芽了，它们嫩绿嫩绿的脑袋在枯死的草堆里尖尖地探了出来。生命，就这样在周而复始中开始了又一个轮回。

清晨雨后的墓地，如同想象中的天国一般洁净。松柏苍翠，冬青油绿，四围一片宁静。这是灵魂安息的地方，任何人无论生前如何荣耀、如何显赫、如何风光，也无论他们活着时地位高低、财富多少、资质深浅，在这里，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所拥有的，也只是方寸的安身之地，记录他们的，也不过尺余的寥寥碑文。

前几天那些来祭扫的人群，热闹的场景此刻已然不在。只有敬奉的一束束鲜的、布的、纸的花儿，还在各自墓前艳丽。人鬼殊途，阴阳相隔，亲人朋友间的对话，就只是这简单的几炷清香，以及有形的纸钱在火中化成飞扬的烟尘。

我站在开春被雨水洗过的橘子树下，望着野地里那几只白鹭。它们在远处的衰草上跳跃着，偶尔振翅飞起，在空气中掠过，复而降落。我觉出了生命的灵动、快乐和自

由。想起情人节那天满街的鲜花和超市里卖得火爆的巧克力，以及空气里弥漫着的那种温馨，在轻柔而温情的音乐里游走。连收到的短信，都那么暖昧而温暖，尽管发信息的是同性的姐妹。

有朋友告诉我，情人节当晚，他和他的女朋友在飘着小雪花的街道上打着伞相拥着走了两个多小时，连晚饭都没有吃。我不由笑了：爱情不是米饭，而他们居然可以饿着；浪漫不是衣衫，而他们居然不怕冻着。我们总是用白头偕老去祝福相伴的爱人，听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歌声，感受那些平淡的幸福在简单的生活中缓缓流淌。而现实中，这样天长地久的默契，可以维持多久？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我守着电脑和被窝无声而快乐地歌唱。在打开的邮件里，有红得似火的玫瑰漫天降落，在QQ的世界里，有动情的音乐穿透时空流转，音乐是圣母的洗礼，鲜花是天使的微笑，雨雪是精灵的舞蹈，孤独是别样的美丽。

岁月就像是一把刀，它会把一个人雕琢得精致完美，也会把一个人切割得面目全非。

我翻看着那些旧日照片，回想着那些前尘往事，慨叹岁月的无情和生活的残酷。想留的很多东西都在不经意中流逝，而对许多我需要的和必要的东西却熟视无睹。其实世间万物的交替、交错和平行都是偶然和必然的。

命运是公平的，谁都不可以抱怨。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倔强地想去坚持和改变什么，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侥幸地想要期望和等待什么，而往往更多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去接受似乎已经注定的情节。

就当一切是宿命吧，人生其实不必太刻意，也不必太较真。

人生就像是一场演出，在你自己的剧本里，再好的主角如果没有好的配角，你也是孤独的。而你，也在不经意中进入了别人的故事。然而只要剧情是精彩的，哪怕是孤独地舞蹈，不论有人欣赏，还是无人喝彩，人生都一样缤纷。学会欣赏冬日的萧瑟，才更能感受春天的萌动、夏季的盛况和秋日的繁华。

读透岁月，才遍阅风和日丽、霜浓、雪重。过尽千帆，才始知山高、水远、天辽、地阔。

## 踏春（外四首）

◆以林/文

登山的台阶是通往春天的红地毯  
每一层都有你撒过的花瓣  
山路边，黑色的土壤像是恶魔的尸体  
散发着腐朽的气味  
不屈的石柱，英雄的图腾  
并没有因为衰老而影响自己的灵魂  
崖壁上形成风的豁口  
立起了一座天波府  
低吟的春风为阅兵的杨家将助威  
山顶上，放眼望去  
湖漫水库像一个等待众仙云聚的瑶池  
春风挥动旌旗  
一边挥向山林  
一边挥向登山的人群  
只需几声鸟鸣  
遍地的山花也会如约而至

★翹首

或许这个冬天裹挟了春天  
西伯利亚的寒风跨越了道德的边界  
我们在春天里瑟瑟发抖  
或许是经历了寒风突袭、冰雹轰炸  
已经压迫到了树的脊椎神经  
树只能弯着脖子站立  
阴霾布满了天空  
像是一种情绪占领了心情  
我无意中仰起头  
透过窗户，才瞥见掉了皮的横梁上映照着一道暖阳  
或许低头久了也是一种沦陷  
有时候哪怕忍着剧痛也要仰头  
或许仰头就能看见一道曙光  
那时，春天已经吹响了突围的冲锋号

★少女

寂寥的沙滩老街  
在古庙前，一少女撑着黑伞  
白衣，白裙，白鞋  
那缭绕的烟雾像是蒙太奇的特效  
只需要她一转身，就可以切换出一段故事  
如此端庄又修长的身影  
瞬间撩动了整条老街  
连那屹立百年的大樟树经不住微微颤抖  
抖落一阵细雨  
温柔地轻吻着黑色的雨伞  
没多久，她的脸庞慢慢浮现出来  
如湿漉漉树枝上的花朵  
她始终低着头，低调到和老街一样沉默  
她的白色身影像一团雪花飘过我眼前  
在老街的尽头，梦幻般消逝  
那看呆了的老街可以作证  
那白色的身影  
可以一路生花

★黄昏

料峭的二月黄昏  
春天像是一个醉汉  
莫名跌入了一个寒冷的冰湖  
一条即将消逝的小路  
被时空如缆绳般收起  
追赶时光的车轮匆匆尾随其后  
树上的鸟儿像是捕捉到什么秘密信息  
随着一声发令般的鸣叫  
箭阵一般射向一个方向  
世俗的灯光，开始流苏般朝人群闪耀  
人潮汹涌处  
人们各自奔赴名利场  
公园里，一成不变的跑道  
一轮又一轮  
叫嚷的脚步声止步于黄昏

★渔村

站在渔村的山顶  
阳光像一面镜子照射出心情  
海浪，在暗涌作用之下轻轻滚动  
山顶的凉亭对着海发呆  
一如一旁一堆公墓的姿态  
也不知道，是谁在看着谁  
旁边的妈祖庙，大门紧锁  
往日的善缘，尽锁其中  
似乎在闭门思过  
象征着希望的灯塔  
灯油耗尽，空对着大海  
在思索着历经风雨的人生